

夜光杯

半旧

关立蓉



的情感浪花中?

想起一位从事财务工作的朋友,去年夏天,她儿子去外地读大学,她一下子从“后勤部长”的职位上解放出来,下班后,有了很多空余的时间。年轻时,她喜欢书法,她决定重启没有完成的文艺梦。书法班老师建议,买几支上世纪90年代出产的纯羊毫老毛笔,说,以前天气冷,山羊身上的毛锋颖更长,且经过自然脱脂,更易写字吸墨。听从老师的建议,她买来几十支老毛笔,笔杆是纯天然斑竹制成,还有牦牛角装饰。她翻出收藏的老纸,有些泛黄,但纹理清晰,质地依旧坚韧。毛笔,从山羊身上取下的,生命未曾消逝的毛发,仿佛带着一种记忆,一种呼唤,饱蘸的浓墨,渗透到老纸的纤维中,它们彼此接纳、吸收、融合,满纸安详沉静,如秋色满目,让人既感激又悲凉。

邻居小友每晚练琴,必弹《萨拉班德舞曲》,凝神细听,仿佛看到天空色彩的变化,起初阴郁,接着,宁静的晨曦中,太阳散发出缕缕光芒,

逐渐明亮,最终灿烂辉煌……小友告诉我,《萨拉班德舞曲》能够流传,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1890年,在巴塞罗那一家旧乐谱店里,13岁的卡萨尔斯正在书架下面,漫无目的地翻阅旧乐谱。一个半旧的印本引起他的注意,拂去上面的灰尘,仔细一看,是巴赫于1720年前后创作的6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。他没有告诉别人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他每天练习曲子,直到25岁时,才鼓起勇气,第一次公开演奏其中的一首。又过了35年,才在录音公司的不断催促下,录制全套6首作品。巴赫的这部险些失传的大作,终于重见天日。半旧的乐谱,历经时光打磨,金光闪闪的质地,依然是物什精华所在。

半旧里,还有情感的涅槃。《红楼梦》第34回,宝玉挨打,最关切的当然是黛玉,黛玉也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,于是遣晴雯送两方半旧绢帕给黛玉,黛玉心中发闷:“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?”因问:“这帕子是谁送他的?必是上好的,叫他留着送别人去罢,我这会子不用这个。”晴雯笑道:“不是新的,就是家常旧的。”黛玉接过两方旧帕,思考须臾,领悟了宝玉的深意,一时响若轰雷,“五内沸然炙起”,神魂飘荡,遂援笔题帕,赋《题帕三绝》。

半旧如故人。

2024年3月23日,农历二月十四,相传是百花生日,当天有幸跟随香港古琴学会一行在岭南派发源地新会,也就是古代冈州观摩首届岭南琴派音乐会。一路上两边木棉盛开,红花灿烂,但精通书画的西关大古古琴学会会长梁基永博士却告诉我们,他多年来心念无法忘怀的,是新会崖门古炮台的两株木棉。

此次岭南派大师谢导秀先生门下弟子从日本、广州、东莞、香港等地前来,云集集处新会老城区中心的七木琴社,以琴寄意,古冈遗音,乐韵悠扬,同念先师。谢先生门下大弟子高敏女士回忆当年随师探访冈州古迹,声情并茂,并以一曲岭南琴派名曲《碧涧流泉》作为压场演出。次日,新会七木琴社社长、古琴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俊堂先生带领我们参观崖门炮台、南宋末代皇帝赵昀之母杨太后的行宫及纪念文天祥、陆秀夫和张世杰的三忠祠等宋元古迹,果然有缘一睹两株木棉古木风采。

《广东近代要塞》一书中这样介绍崖门古炮台:崖门,居潭江、西江支流出海处,是珠江水流入大海的八大海口之一。东岸崖山,西岸汤屏山,两山夹江对峙如门,故称崖门。在崖门两岸对峙横巨大海中间有一巨石,犹如一道天然“门槛”。每年二三月间的“崖门春潮奇观”被誉为新会古八景之一。据新会县志记载,“宋绍兴年间(1131—1162年)已置戍于崖门”。宋朝末代皇帝就在这一带与元军决战,最后战败灭亡。

清代诗人陈恭尹造访此地后,撰诗《崖门谒三忠祠》,描写出海口咸淡水交界黄绿两色海水似乎分出上下的景观:山木萧萧风又吹,两崖波浪至今悲。一声望帝啼荒殿,十载愁人古古祠。海水有门分上下,江山无地限华夷。停舟我亦艰难日,畏向苍苔读旧碑。雄伟苍凉,深赭斑驳的石墙铜门之

外,如今海水仍分两色,近滩涂处红树林茂盛丛生,海面飞渡一座双塔单索面混凝土斜拉桥,连接崖门镇及古井镇。极目远眺市区高楼与工业产区,已不复当年古战场二十三日数十万舰队厮杀景象,只余下一派春和日丽安乐祥和。但炮台之内的两株参天木棉,却仍如两支巨大火炬,在此守护纪念宋元海战、鸦片战争、农民起义乃至抗日游击的阵亡将士英雄。

木棉学名 Bombax ceiba,又名攀枝花、红棉树、英雄树、斑斑、斑斑及琼枝,据闻原产地为印度、马来群岛和菲律宾群岛。南越国王赵佗因满树红花似烽火而将此花命名为烽火。此树还有名字“古贝”,源自梵语“Karpasa”的音译;“吉贝”,也许源自南洋当地语言“Ceiba”的音译。岭南各地多栽木棉,广州市也将其选为市花。其花色泽鲜艳,红橙粉黄皆有,而以深红者更为常见。崖门两株木棉,其一花色深红如血,花瓣厚润,另一花色稍浅,橙红活泼,花形较小。树干粗壮,需三人环抱,茎干棕黑斑驳,历经沧桑,

其上却有细小藤叶攀附,苍棕翠绿相映成趣,庄重古朴之上加了三分活泼生气。其枝干形态健美苍劲,似乎以碧空白云为纸张,抒胸臆,秉正气,怀古意,展宏图。两株木棉年龄一百二十岁左右,发芽破土之时,应该是20世纪初年,当时中国正落入列强之手,救国图存,方兴未艾。而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已随老师康有为进京参加科考,参与“公车上书”,开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。百年风雨,救国新民,筚路蓝缕,以开山林。今日此地游人如织,拾花拍照,其乐融融,而木棉树伟岸矗立,仍在与天地海潮合奏,谱写一曲强国安民的英雄赞歌。

黄峪



强国安民的英雄赞歌。

着美丽的绿茸茸的地毯去的。看见一朵蒲公英,鲜黄摇曳多让人开心。夏天,偶然晚一点回来,常见有松鼠窜地跳下来,甚至跑到你手上肩上。我读着信,羡慕得眼红心跳,惊心动魄。想象着小松鼠突然跃出来,那位娇弱的小姑娘的眼神会有多么惊喜!啊,我们什么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惊喜呢?

我是真没有想到,这惊喜竟然就来了,而且竟来得那么快。我记忆中,打开头的一定是延中绿地。居住人口密度如此之高,各式建筑如此繁复错杂的中心城区,仿佛一夜之间,就这么换新貌了。就像有魔法似的,仿佛挥手之间,变成了一个彩叶翻飞、叠翠流金、层林尽染、让人流连忘返的生态大世界。

后来接踵而至的一大幅一大幅的草坪,那就目不暇接、数不胜数了。而且越铺越豪气,越铺越有品位。连我住的小区草坪,也进行过一次大改造。最初那片草坪确实有点敷衍应付,居民都称它为“癞痢头”。长一块,秃一块。后来,这片草坪全铲了,十几个工人师傅开始铺新草坪,热火朝天。我兴致勃勃赶下去,与工人师傅聊天:“这回新草坪会不会‘喇叭腔’了吧?”老师傅一脸认真:“这次换了‘百慕大’,保你们满意!”

我住的小区在上海大概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之一,尚且还能如此,闭目遐想一下,那上海该有多少更加美丽、更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坪……

那曾经羡慕的“遇到小松鼠”的惊喜,我虽未目睹,却也有耳闻。

春天到了,草坪一定是孩子们的天堂。母亲们一定欢天喜地,惬意地看着自己的孩子,在大地上嬉戏,打两个滚,踢几脚球,赛几趟跑,捉几回迷藏。风轻悄悄的,草软绵绵的……

蓝天如盖,绿草如茵,人,在城市诗意地栖居。

正月初一,眼睛不好平时少看电视的我,却关注起当晚《东方卫视》播出的专题节目:《老娘舅》剧组成员三十年后重相聚。剧中有个坑蒙拐骗、损人利己的反面角色康大海,他的扮演者周益伦,是我六九届学生。

1970年5月15日,时年十六岁,益伦还是一个调皮爱笑的孩子。他带头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。他的母亲陶醉娟,父亲周艺凯都是滑稽界的名家,对孩子的行动表示积极支持。这一去,就是十余年。也许出于艺术世家的耳濡目染,益伦也爱上了滑稽艺术。回沪后,他登上了戏剧舞台,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笑星,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。

想当年,我不喜欢聚会热闹,唯一的一次,是益伦硬是用车将我接到同学聚会的餐厅。不知什么时候他溜出去,买了一大束深红的玫瑰花恭敬地献给我,并说欢迎“达式常”老师光临,弄得我哭笑不得。我是语文老师,在课堂上,常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,颇受同学的好评,背后说我像电影演员达式常。那天回家后,我手捧鲜花,特意让妻拍了一张照片,并将它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。那次聚会后,我告诉益伦,今后不参加这样的聚会了。我说,这也许有点不近人情,但老了相见,未必带来快乐,还不如“相见不如怀念”。以后他参加同学聚会,都会将照片视频发给我,并把我的情况告知关心我的同学们。他还说,发给您,仅是通报情况而已,绝无勉强您参与任何活动的意思。每年过节,益伦总会发来祝福短信和微信,从不间断。教师节更会送上“师恩不忘,先生保重”的贺词。我喜欢拍照。他会将我拍的照片进行裁剪加工,让画面更和谐,色彩更艳丽。有时还会为照片题名《暮暖晴》《比乐印象》《崛起》等。我也会经常提醒他,演出繁忙,不忘抓紧休息,不要熬夜,烟尽量少抽,最好戒了。

我还记起,益伦在一次演出中,不慎骨折,但他坚持演出,没有休息。我得知后,颇为心痛且感动,想写一篇短文投稿,却被他婉拒了。在他看来,这只是行规而已,戏比天大,票已售出,只要还有一口气,就必须登台。小事一桩,不值一提。

回想这些暖心的往事,或许都很平常,但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曾是班主任的我已年过八十,学生周益伦也年近七十了吧。岁月悠悠,时光荏苒,变的是容颜,不变的是师生情谊。

绿草如茵

李庆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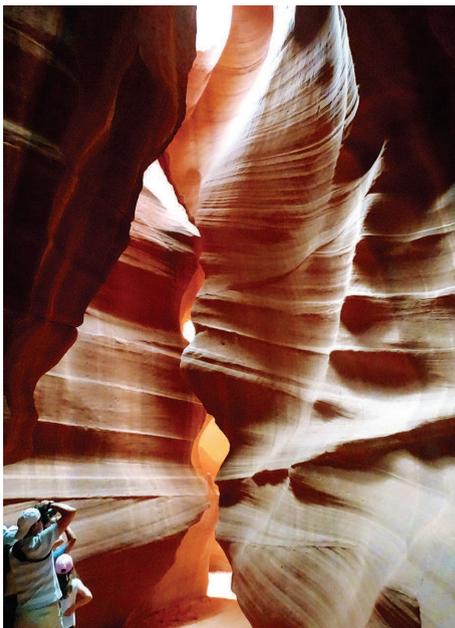
春天真的来了,推开家里窗户,楼前的一片草坪绿了。那可不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那真是绿茵茵。嫩嫩的、绿绿的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……草色青翠欲滴,线条流畅自然。草坪周遭衬有艳丽的桃花、婀娜多姿的月季花、亭亭玉立的白玉兰……

平生最爱草坪,那是平凡质朴的泥土精神的静静表露,那是江南大地自豪的装饰,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。特别是上海,在这座庞大的“水泥森林”,这一幅草坪,其实都来之不易——不要说我小时候,只要把时间倒回去三四十,在上海要见到一幅真正的草坪,除了上公园,还真不是件易事。我住在长裕路,家虽然是临街的,但后门通好几个弄堂,好家伙,每个弄堂都有人住得“溜”出来,每座二层楼里,说“七十二家房客”有点夸张,但四五家房客合租,那绝对稀松平常。哪里有地方铺草坪?

出门,抬头是水泥楼房,低头是“水门汀”马路。人们渴绿也就越加特别了。有个初中同学,爸爸是画家。有次去他家玩,他们家条件不错,住上下二层,一进门,吊在窗前的一列是常春藤的吊篮,底层落地玻璃窗的地板上爬满的是万年青,靠墙那列陈列柜前攀着凌霄花,还有仙人球、文竹等,摆在梳妆台、茶几、书桌之上。主人养护精心,都绿得晶莹剔透。阳光轻轻洒进来,那一片绿色沃润,的确好看。

但这也只有少数人家可聊以“乐胃”一下,如何能解那么多其他人的“绿渴”呢?

曾有位我教过的女孩出国读书,写信回来告诉我,说那儿到处是大幅大幅的草坪,每天从家到学校走读,仿佛是踏



石旋·天线·光灵

顾定槐

到美国西部旅游,科罗拉多高原的羚羊峡谷是不可错过的摄影打卡地。峡谷入口处3米来宽,山洞20米来高。谷底平坦,弯弯曲曲呈蛇形,总长约200米。才走进十来步,就被大自然神秘的美景所震撼:四壁形态奇特,色彩变幻莫测。谷顶有“窗口”,称为“一线天”,最窄处仅为缝隙,使得整个谷洞或明或暗。四周为红砂岩地质的构造,呈螺旋状或横线形状。日光从顶端射入,被婉转回环、凹凸不平的谷壁拦截,生成棱镜般的折射分光,谷内顿时光彩斑斓,迷人地好看。

美景难以置信,照相机不可失。我手握索尼DSC-HX400相机,双眼不断寻觅最佳的视角和光影,拍了一张接一张。由于游客川流不息,加上光线随谷底天线的变化忽暗忽明,给构图和用光带来一定的难度。我重新调整了感光度(用3200)和光圈(用2.8),采用自动白平衡、自动曝光。在一块漂亮的螺旋状红砂岩前,见折射的光线为红、橙相间,直觉此画面不错,于是打开屏幕取景,靠在墙壁等前一波游客走尽。恰见两位摄友也在拍此景,于是屏住呼吸,按下快门,连拍数张。

此图定格了这一“鬼斧神工”的大自然杰作;把两位摄友带进左下方,更显得画面生动,突出了羚羊峡谷的大气、精灵和美丽。

摄影



夜光杯

崖门烽火焕木棉

黄峪



柔嫩味鲜美,年糕何不用水磨粉试试?于是,他俩仿照豆腐工序试制水磨年糕:专取洪山湖水浸米,一周沥干,上磨出粉,蒸熟成糕,果然白软嫩滑口感不错。不过这样制

豆腐姑娘年糕郎

王炎灿

作的年糕有点黏牙、韧劲不足嫩过头,小夫妻借鉴小麦面揉团拉筋的做法,晶莹剔透、糯滑清爽都有了。质量好了,产量却不高,劳碌一夜,早上店门一开,半个时辰就卖光。眼见供不应求,小夫妻一筹莫

浙江上虞梁湖年糕好吃,因为制作中用了“水磨”工艺。说到这里,还有个故事。清代同光之际,梁湖有个叫沈阿培的小青年,子承父业开了家爆粉年糕店。他一有空就去隔壁的姚元豆腐店帮忙。姚店主有个豆蔻年华女儿,人称“豆腐姑娘”。日久天长,阿培赢得了姚老板信任和姑娘的芳心,豆腐姑娘年糕终成眷属。婚后,年糕店生意仍无起色,而老丈人的豆腐却是名人名店名品,销路不愁。“豆腐姑娘”心急如焚,却也无可奈何,因为娘家有规矩,豆腐秘诀传男不传女。有一天,她突然脑筋急转弯:水磨黄豆的豆腐细白

展。这时隔壁老丈人发声支招:试着用春米的水磨白蒸糕。一语点破迷津,水磨年糕不但产量大增,而且嚼劲更足。百斤磨盘悠悠转,头清水滴,脚下浆米流,选浸、水磨、榨压、刨粉、熟化、槌春、成团、糅合、出糕9道工序成年糕。从此,梁湖街上的“姚元豆腐”“阿培水磨年糕”声名双馨。1919年,沈阿培携妻到上海南汇开办沈家南货店,自产自销豆腐和年糕。后阿培之弟之共同经营店铺。1998年,姚元豆腐店的实际传承人沈建华,利用祖传的豆腐制作技艺,又在上海创立了上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公司。“姚元豆腐”名牌返璞归真再生辉。